**田松 | 让我们停下来，唱一支歌儿吧**

Original 田松 [科学的历程](javascript:void(0);) 2017-04-30

作者 田 松（本号主编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）

责编 许小编 刘小编

**◆  ◆  ◆  ◆  ◆**

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的大书记，听说有一个坏小子打破了一扇窗玻璃，你不用着急，因为按照经济学的破窗理论，这会刺激经济。理由是这样的：玻璃破了，就要装一扇新的。于是，卖玻璃的商店、装玻璃的工人、造玻璃的工厂、挖石英砂的矿场；相关的水电、运输；整个经济链条全让这扇破窗户给激活了，GDP就上去了。这道理听起来挺像，可总不能为了发展经济纵容不良少年吧？所以好听一点儿的版本是：玻璃不要造得太结实，要造不怎么耐碰的——一碰就碎固然不行，总碰不碎更不行！所以鞋匠不再强调他造的鞋有多么结实，而是有多么新潮。

侯德健唱过新鞋子旧鞋子，讨论了是旧鞋穿坏才可以换新鞋，还是有了新鞋就可以扔旧鞋的是非问题。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连新鞋都可以扔，只要扔得起！所以浪费不叫浪费，叫消费；消费不仅是时尚，而且是经济发展，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。发展是个好词，所以消费被各种部门以各种方式鼓励和激励。如果老百姓把钱捏在手里，持币待（？）购，待而不购，经济学家这个急啊，一急，就把你家窗户给碎了！

我对经济学是外行，出于一个农民不肯糟蹋东西的朴素传统，觉得哪儿有点不对。

让我把这个链条重说一遍。玻璃碎了，屋子的主人赵女士拿出一笔私房钱，比如十八元，从钱物业那里买一块玻璃，请孙工人装上，钱物业的玻璃是从李批发那里买的，李批发是从周厂主那里批的，周厂主的石英砂是从吴矿长那里进的，就这样，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钱如涓涓细流，漫过钱孙李周吴，滋润着整个经济链条以及网络，繁荣了经济，发展了社会。

反之，如果不打碎赵家的玻璃，赵女士就不肯掏钱，整个社会的经济网络就少了十八元，所以打碎赵家的玻璃，就有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！如果赵女士感到委屈，我们可以这样劝她：第一，你又不是出不起这十八块；第二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！第三，你还为社会作了贡献呢，多光荣啊！

这个链条也可以反过来说。吴矿长卖矿给周厂主，赚了；周厂主卖玻璃给李批发，赚了；李批发卖玻璃给钱物业，赚了；钱物业卖玻璃给赵女士，赚了；孙工人付出劳动，赚了。除了最终的消费者赵女士，每一个环节都赚了。这倒也对，经济嘛，只要有一个环节不赚，整个链条就不转了。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要从别的链条赚来，比如她在业余时间锈了十九朵花，一元一朵，外送一朵，卖给了吴矿长——也赚了！大家全赚了！自然就繁荣啦，发展啦，GDP啦，看人家这窗户破的！玻璃碎了，反倒赚了，碎得越多，赚得越凶，艾亚玛雅，这可比永动机厉害多了！

作为一个学过几年物理的人，我对这个链条感到怀疑。且让我从头儿看起。买卖买卖，总是有买有卖，偏偏吴矿长这个环节，没有买，只有卖！据我所知，他挖的石英砂不是他家祖传的，本来不姓吴啊！

在现代社会缺省配置的观念中，大自然的金木水火土无一不是人的资源，人天然地有处置它们的权利。这个权利由政府代管，政府为了“发展”授权给吴矿长，吴矿长就可以挖，挖光这里，再挖那里，挖得越多，挖得越快，还可以卖得越便宜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是现代后了，主张社会公正的平民主义者会说：“给当地农民的补偿太少啊，至少翻八翻啊！”主张可持续的环保人士会说：“要算绿色成本啦，河水污染啦，林子没啦，狼和兔子跑啦，这个生态损失要算啦！”还有主张自然权利的深生态分子，说：“那个狼呀，蚂蚁呀，大柳树呀，河呀，得给人家搬迁费呀！”按照这些人士和分子的看法，我们的经济链条之所以能够以现在的方式运转，是以对当地原住民和生态环境的侵害为前提的！如果把这些侵害算进去，赵女士要出的私房钱可就不止十八元了，再那么劝她，我担心她不答应。

说完了头儿，现在该说尾——碎玻璃了！我们假设孙工人受过职业培训，他会把碎玻璃带到楼下，扔到小区的垃圾箱里。然后由环卫郑师傅——他的工钱从何而来我就不说了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——装进垃圾车，运到城外，为垃圾山的海拔增高一毫米。有一个行为艺术，叫做“为无名山增高一米”，七位女艺术家，把自己脱光，在一个小山包上，一个趴一个地摞起来，一量，一米，行为完成。算下来，每位艺术家的平均厚度约为14.3厘米——不知对应着哪个部位。该艺术的名字有点科学，行为却比较香艳，属于江兄晓原的研究范畴。然而，垃圾山的增高既不艺术也不香艳，只能看作是向未来的垃圾世界又迈了一步。

头尾一连就发现，破窗原理激活的经济链实际上也是物质与能量的转化链，它一端吃进低熵的资源和能源，另一端排出高熵的垃圾堆。就如一条贪吃蛇，蛇过之处，矿藏、森林、河流，一律变成垃圾。蛇的食量越大，爬得越快，经济越发展，意味着我们消耗大自然的能力越强，制造垃圾的速度越快。所谓的现代文明，就建在垃圾山的旁边！

相信会有人指出，我没有考虑到垃圾的回收。其实我考虑了。首先，垃圾的回收注定是有限的；其次，即使有一天，我们能够把全部碎玻璃一片也不少地搜集起来，即使有一天，我们不再需要开挖新的石英矿，再生玻璃的制造仍然需要水，需要电，仍然要消耗能源和物质，释放垃圾。因为它运行的是同一个链条。

破窗原理是建立在无限地球的假设之上的。只有假设贪吃蛇永远能找到新的食物，新的排放地，它才可能持续运转，并能不断提高速度，降低成本。或许在这个奇妙的原理提出之时，无限地球的假设尚可成立。但是到了今天，如果有人依然相信这个贪吃链可以无休止地运转下去，直到地老天荒，那是因为他们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不想看到，地会老，天会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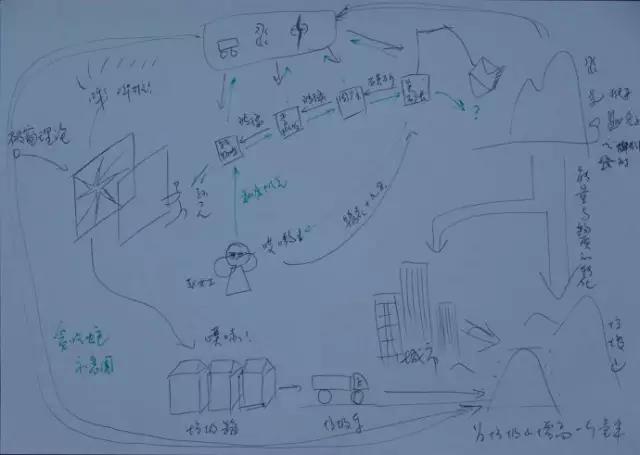
地球不只有限，而且太小了。

这个链条还可以从别的角度进行解读。有一个《读者》风格的煽情故事，就登在某一期《读者》上，说战争时期，一个村子经常路过逃难的人，难免向村民讨些钱粮。有一位老先生道行较高，他不白送人家东西，而是请人家帮忙，帮他把柴禾垛从院子西边搬到东边，然后供一顿饱饭，送几块干粮；下一个人来了，再请人家从东搬到西，也供一顿饱饭，送几块玻璃。高老先生的解释是，这相当于给路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，使他们有尊严地吃一顿饭，而不是接受施舍。所以战争期间，他家的柴禾垛三天两头地倒腾。这个创意很有人文关怀，不过对于饥饿而疲劳的人来说，未免难度系数稍大，有违人道精神。我估计编故事的人也挺为难的，因为难度太低又有戏弄人的嫌疑。这种没事儿找事儿但有宏大意义的行为东北话叫整景，北京话叫整故事。这个整出来的故事告诉我们：所谓工作机会，就是一个让人吃得心安的理由。赵女士的私房十八元也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，只是这个机会没有搬柴禾垛那么绿色，耗费了能源和资源，还增高了垃圾山一毫米。

有鉴于此，我有一个建议：不要打碎赵女士的玻璃，直接请她把私房十八元奉献出来，分给链条中的每一个人。大家把折腾这块玻璃的时间和精力省下来，做点儿别的，比如孙工人可以跟赵女士学绣花；钱店主可以读几页红楼梦；周厂主不妨做一点行为艺术，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七五……不用干活就都赚了，还省了一块玻璃，岂不更是皆大欢喜！如果大家觉得过意不去，或者不够尊严，可以一起为赵女士唱一支歌！如果赵女士会感到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听钱孙李周吴郑唱的歌，并且付钱，我们可以这样劝她：第一，听人唱歌，总比听人砸玻璃割玻璃好，好听吧？第二，其实你也没损失什么，本来是要把你家玻璃砸碎的，你就假装已经碎了好了，你还省了叫物业的电话费呢；第三，你为地球做出了贡献，天哪，地球，多光荣啊！

当然，破窗原理要打碎的不是具体的某位赵女士的玻璃，而是所有人的玻璃。所以我的建议也要面向所有人：

在某一个时刻，全世界所有链条中的所有人，无论是砸玻璃的，还是造玻璃的，让我们停下来，面对一朵花儿，把手放在无论哪里，一起唱一支歌儿吧！



▲贪吃蛇示意图：注意其中有两种颜色的箭头。

本文原载于2004年7月28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，选自稻香园随笔之十二。

